



重刻唐荆川

卷一

霍光

張安世

丙吉

卷二

張禹

文翁

龔遂

尹翁歸

金日磾

魏相

史丹

翟方進

黃霸

趙廣漢

韓延壽

張敞

卷三

王尊

薛宣

蓋寬饒

陳咸

嚴延年

孫寶

卷四

傅介子

雋不疑

朱博

楊惲

田延年

尹賞

何並

季陵

陳湯

兩龔

卷五

萬章

陳遵

息夫躬

卷六

江都王

廣陵王

上官后

無武

東方朔

樓護

原涉

石顯

廣川王

昌邑王

王夫人悼后

許后

趙后

重刻唐荆川

終

重刻唐荆川

一

貴州監察御史毛在校正

貴州布政司左布政鄭旻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彭富

貴州布政司左叅議應章訂刻

霍光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
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
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
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

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心殞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

羣臣唯光任

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

成王朝諸侯心

一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

泣問曰如有不諱謂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

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

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

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

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

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先是後元

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

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

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秭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
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
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
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醜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
三寸白皙䟽眉目美須顙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即
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
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
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即按劍曰臣頭可得
璽不可得也光
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
多光光與左
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

傳不遵謙

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

孔子稱賜愛

大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爲舅上

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

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

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

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

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

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

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

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

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廼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一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之

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

知禹言皆喜說遂親統禹禹

曰將軍之廣明

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

以得知之且將軍

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

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廼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旣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

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旣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枉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入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目也
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

廼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

將軍張安世

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

夫博士會議

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

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

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
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
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
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
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
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
王光勅左右謹宿衛率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
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
將軍盡繫之乎
右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
安得罪而召
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

人皆持兵期

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

邑王伏前聽詔

廷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

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
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
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
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
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
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
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疇臣吉臣賜
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邛昧

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
總一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
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
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練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
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
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
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教戲自
之符璽取節十六日
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
問侍中君卿也
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

妻大行在前殿

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

俳倡會下還上

君召內泰一宗廟樂人輦道牟

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
已與從官飲嗚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瓊闕
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
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
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
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劔玉器采繒賞賜所
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

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
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
夜設九賓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
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
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
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
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
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
社稷天下不安
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
舍臣射臣倉謹
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

慈仁節儉爲

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執詩

云藉曰未知亦

研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

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
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
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
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
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
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
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昌

邑郎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
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
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
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
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
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
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誅其子不在
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
遂復與丞相敬
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
敬宗太宗亡
其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

武帝時有詔

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

行節儉慈仁愛

奉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

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
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
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
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
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
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乘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
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
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

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
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
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
秉持萬機及上即位廼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
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光
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
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
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
即日拜光子禹爲
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
中大夫任宣與
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

府塚上賜金錢

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

宮便房黃腸題

板木外藏椁十五貝東園溫明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
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
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
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
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
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
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
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

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
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
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
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
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
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
采絲輓顯遊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
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
館雲當朝請數稱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
蒼頭奴上朝謁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

殿中亡期度宮

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

善光薨上始躬

禮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

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一間女
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
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
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
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
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
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
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

暴崩吏捕諸醫効行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
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
因署行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
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
壻諸吏中即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
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即將
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
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
兵官屬特使禹
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
將軍印綬但爲

光祿大夫將屯

駙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

及兩宮衛將屯

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

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
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
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
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
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
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
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
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

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
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
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饗人子遠客饑
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
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
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
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
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
不信入顯曰丞相
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
得罪我家昆弟
謹又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

皇后寧有是邪

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

如是何不早告

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

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

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

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

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

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

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

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

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

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
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
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
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
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
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
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
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
也謀令太后爲車直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
友鄧廣漢承大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

雲拜爲玄菟太

天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

秘書顯爲上書

身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

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
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
滅者數千家上廼下詔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
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
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
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誣誤
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
所誣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

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
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
事言無入霍氏禁園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爲博
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
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
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
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䟽言霍氏
秦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
聞其後霍氏誅也
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
聞客有過主人

且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

曲突遠徙其薪

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

失火鄰里共救之

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

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

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

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

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

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

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

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卽宣帝始立謁

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

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

金日磾字翁叔

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票騎

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票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身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

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
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旣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
賞賜累千金出則駟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
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
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
氏日磾每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廼去日磾子二人
皆愛爲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
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
後弄兒壯大不謹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
亂遂殺弄兒弄

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

謝具言所以殺

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

莽何羅與江充

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

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廼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
弟懼及遂謀爲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
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
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卧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
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
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舉白刃從東箱上
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
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

碑止勿格日碑粹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繇是著忠孝節日碑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
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
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碑日碑曰臣外國
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光以女妻日碑嗣子賞
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碑爲柁侯日碑以帝少
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碑卧授印綬一
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
日碑兩子賞建俱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
建駙馬都尉

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

兩人不可使俱

光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

曰侯不在我與將

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

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爲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
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薨亡子國除
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爲柁侯奉日碑後初日碑所將
俱降弟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日碑兩子貴及孫則衰
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闈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
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
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

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
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弱盈
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
封于晉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
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勅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
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
因賜姓金氏云

張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
休沐未常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
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
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
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
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
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
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
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

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
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
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之通義也車騎
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宣德明恩勤勞國家
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
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
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
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
諸侯之重新失大將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
以填藩國毋空尹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

騎將軍安世事

二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

夙夜不怠與大將

天下受其福四國家重臣也宜尊

其位以爲大將軍母令領光祿勳事使由精神憂念天下

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

亦欲用之安世聞旨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

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

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

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

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

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

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竊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如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又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

長史曰將軍爲

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

曰明主在上賢不

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士而薦之

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

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及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

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

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

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

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

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

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

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
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宣紀賀聞知爲
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爲少主在上不宜稱
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廷令平生
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
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
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
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
廷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故
掖廷令張賀置守冢

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家西關鷄

翁舍南上少時所嘗

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

掖廷令張賀輔道朕人備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
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
爲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孫孫霸年七歲拜
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
侯在位大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玄緋夫人自紡績家童
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
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
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䟽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家祠堂子延壽嗣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吏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

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第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
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
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
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
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史以聞大將
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
守茂陵令遷楊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
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
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爲
霽威嚴居郡二歲徵召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

即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
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
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
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
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
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
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變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
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
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
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

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尢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

憂水旱之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之饑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揀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歛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羗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

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
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
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
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
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至則八風之
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
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
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
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上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
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

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
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
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
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
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
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
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
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
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

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
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
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
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
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
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
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
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
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
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
救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
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爲御史大
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爲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
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
侯

丙吉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
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
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
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魯
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間燥處吉治巫蠱
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
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
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
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况

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爲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

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

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
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
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
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
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
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
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
焉詩不云虘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
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
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必饗

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
瘳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
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
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
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書皆通大義及居相位
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
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
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
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
吉馭吏者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生吏

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嘆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向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

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

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爲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悌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

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爲水衡都尉少子高爲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爲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旣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

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
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教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
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
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
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
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
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
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爲關
內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爲太
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爲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

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
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爲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
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
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
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
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爲博
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
乃絕

賚曰古之制名必繇家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
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

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
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
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史丹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爲
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
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
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爲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
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
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
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
謚曰安侯自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
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

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
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
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
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槌鼓聲中巖
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
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
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
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
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上望見太
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

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
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
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
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傳
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
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
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
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
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
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

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太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爲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

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導朕以忠正秉義醇一舊德茂焉其封丹爲武陽侯國東海郟之武彊聚戶千一百丹爲人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爲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僕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爲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日薨謚曰頃侯

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爲侍中諸曹親近在
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
莽乃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重刻唐荆川精選漢書卷之一終

